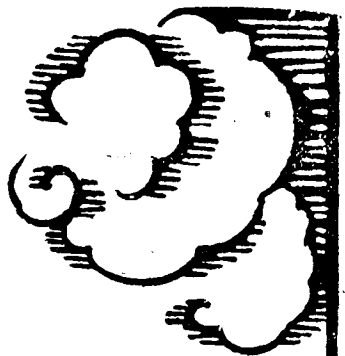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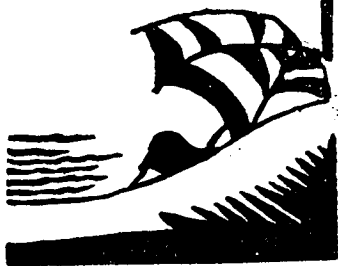




流氓之發展及其前途

陶希聖



一 游民的性質

人們造成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不能夠恰如所欲。他們並不能爲自己選擇環境，但只有在他們所遭逢的環境中工作，只有就過去所齎來的材料製造。(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p.23)

造成中國歷史的材料值得我們細細的查勘。從這些材料上，有人寄寓他的幽遠的理想；然而材料的本質每到了暴露自己的時機，這種理想便成幻影。不了解這本質的人，對於這幻影遂追慕，甚至於陷入悲哀。

我們要知道悲哀是無用的。如果歸咎革命失敗的原因於

個人的背叛，也同樣的無用。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說道：

倘如你研究反革命的成功之原因時，你就從各方面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不是某甲就是某乙背叛了人民。這個回答，依照實際的情形判斷，或者是正確，或者是錯誤；但牠完全不能夠解釋事情，牠不能指出爲什麼人民允許他們自己如此被人叛賣。而且假如一個政黨，他的政治本領，只在於認識某甲之不可信賴的孤零的事實，牠的遭際又是如何的可憐呢？（劉銳園譯本三頁）

所以我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加以研究的時候，對於革命失敗之中的反革命的成功，不應從個人活動的事實著手，

而必須從歷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質著手。這種研究不是徒然的。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之研究，使我們對於現在的事實，獲得明確的觀察的方法。

過去中國的革命，常是一種農民戰爭。農民戰爭的次數不勝枚舉，而自秦代以後，移轉政權的農民戰爭有十二次以上。然而亦有十二次以上，再建剝削農民的專制王朝。這種歷史的反覆，即類似的過程之多次的出現；如果不能剖析明白，則現前的各地農民蜂起，也不能如實的呈示其本質，更無從判斷其前途。

研究農民戰爭時，有一材料，在過去不會受其應受的注意。

考茨基在寫他敘述現代社會主義者先驅（如塔波爾派、門側爾、安瑪斯慕爾等）的書之際，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寫信給他說道：

我從你的書中得到不少的益處。對於我改寫德意志農民戰爭一書，你這書是不可少的準備的作品。依我們的判斷，只有兩個不小的錯誤：（一）對於那完全在封建等級之外，喪失階級，與巴立亞差不多有同樣地位之分子，缺乏充分的觀察；這種分子是每個中世城市

人口的最下層，沒有權利，站在鄉村社會及封建關係與行會組織之外。這觀察是困難的，但是主要的基礎，因為在封建關係解體之後，從這一階層，逐漸發達為一七八九年在巴黎騷動中造成革命的無產者之前身。你說是無產者，但這一名詞不是完全正確的。……

關於這點，還需下許多工夫。（*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pp.9,10.）

在中國現在，沒有多少人對於游民，下充分的工夫來研究。因此，過去中國革命失敗及反革命成功的重要原素之一，沒有充分表明於世人之前。

德意志農民戰爭雖沒有改寫成功，但其中對於游民已有本質的暴露：

游民無產者是從一切階級破落下來的滓積，建立本營於一切大城市，是可以聯盟者中之最壞的同盟者。他們是絕對貪污、絕對銅臭的隊伍。法國工人在革命之途中，在房屋上標寫著「殺死盜匪」，甚至於槍斃了許多；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由於對私有財產的同情，乃是由於他們認為有儘力制壓這種徒輩之必要。每個工人的領袖，如使用這些游民無產者做護衛或助

力，即此已證明他自己是革命的叛徒。(ibid., p. 18.)
在德意志十五世紀大農民戰爭中，游民取什麼態度呢？

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有德意志十六世紀初期那樣多的流氓的。這個隊伍的一部分參加戰時的軍隊，另一部分在鄉村中求前途，第三部分向那些不屬於幾爾特管轄的業務做短工以求其貧苦的生計。三部分在農民戰爭中全在作用：第一部分在壓服農民的侯王軍隊中；第二部分在農民的徒黨及軍隊中，到處發揮其不道德的影響；第三部分在都市黨派鬥爭之內。(ibid., 45.)
在大農民戰爭之後，他們又構成三十年戰爭及普遍不安的材料：

農民戰爭以後，鄉村人口之貧窮化，較為緩和，但資本主義工業及殖民政策因世界商業通路的改變而阻礙。在德意志，無產者沒有尋著那在別國吸收他們一部分的出路，他們便完全回歸到戰爭與劫掠。這似乎是三十年戰爭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戰爭所以可能，是由於軍隊所由補充的無產者數量之大。戰爭本身又在農民中創造新貧窮，因此產生新兵士。直至農民差不多完全消滅為止，戰爭的各方因此並不沒有感覺到兵士的後備之枯竭。直到此時，才沒有兵士了。

不會用兵器的無產者，迫於需要，不得不求較富者的同情。漂泊流離成了普遍的證候，土匪把一切道路都弄得不安。

用苛酷殘殺的法律來鎮壓流氓是無用的，這種法律並不能供給工作的機會，亦不能制止人口的貧窮。(K. Kau sky, Thomas More and his Utopia, p. 27.)

這一段話彷彿是描寫今日中國的！這正是封建制度破壞而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現象。

到了法蘭西第二次革命的時代，游民又做些什麼事呢？他們做拿破崙第三復辟的武力。他們是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十日會』的成分。

在設立慈善會的名義之下，巴黎的游民無產者組織為秘密連隊。每一連隊都在滂列巴特代表者領導之下，而全國受一位滂列巴特將軍的指揮。一方面是破落的無一定生計及來歷可疑的游蕩分子，是從資產階級降落下來的破落的冒險分子；一方面是流氓、散兵、光棍、騙子、乞丐、扒手、戲法家、賭徒、龜鴿、出獄的囚徒、逃犯、掌班、門役、代書、歌者、拾破布的人、磨刀剪者、縫補匠、——總之，一切法國叫做 Bohème 的曖昧的破落的吃四方的流氓。他們是路易

涉列巴德的親密分子，他組織他們爲十一月十日會的主幹（*The Brumaire 18th, p.83*）。

流氓無產者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分子，並沒有寄與何等的希望。他們對於流氓無產者如游民及散兵，不獨沒有希望，並且有如上的嚴厲的指摘。

二 游民革命集團之轉化

中國從來是游民很多的封建制度已壞而資本主義未能發達的社會。中國歷代的農民戰爭之中，游民的作用極爲顯著。

游民是商業資本的產物。農民破產，乃有土地集中的事實；資本集中，乃有中小資產階級破落的現象。破落的農民與中小資產階級便是游民的來源。

封建的生產依於商業資本的發達而破壞，這是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年以後）以後的事情。戰國時代，鄉村及都市中間階級勃興，同時有舊貴族及武士與農奴之破落分子的大量產生。前者表現爲游士說客及哲學科學家的活動。

後者表現爲游俠及下層的食客，如孟嘗君所養的「亡人有罪者」及「能爲狗盜」「能爲鷄鳴」之最下座客；如信陵君之侯生、朱亥、博徒的毛公、賣漿的薛公（*史記*卷七十五及

七十七），這都是游民的巨子。

游民無產者輕視勞動。「不事家人生產作業」的割郭，「好酒及色」，使酒家「折券棄責」，不敢要賬，狎侮官廳小吏，十足的表現游民的性格（*史記*卷八）。布衣少年黥面的囚徒黥布，及其所交接的驪山徒數十萬人中之「徒長豪傑」（*史記*卷九十一），貧而無行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飲食」的韓信，及淮陰屠中少年（卷九十二），屠狗的樊噲、販繒的灌英、小吏或小兵官之蕭何、曹參、周昌、周苛、任敖、申屠嘉、「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的酈食其（卷九十七），這乃是秦二世時代農民蜂起之中的一個領導的游民集團。這個集團後來成功了。他們是以農民或無產者而成功嗎？不是的。他們是新的剝削者而成功。這是公元前二〇九年到二〇二年八年之中的革命向於反革命的轉變。

公元十七年以後蜂起的田儼、呂母、王匡、王鳳、馬武、王常、成丹、張霸、羊牧、樊崇、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刁子都、秦豐、遲昭平（女子）、陳牧、廖湛，這幾批游民及農民軍隊，竟被那能夠統禦游民的大地主劉秀所擊敗。

經過十餘年蘊釀才爆發的「黃巾」及「五斗米賊」，固終爲

地主所撲滅（一八四年以後的事），而其中的游民卻也自有不道德的腐敗的現象。抱樸子說他們：

蠱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錢帛山積，宮殿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內篇道意）

占據倉庫以號召貧民的隋末（六一五年以後）的農民與地主蜂起，其中農民及游民，有些劫掠乃至吃人，如貝州的一羣盜、武威的關謹等，如毫州的朱粲（食人賦）；有些卻一變而尊重私有財產及地主，如由農民流為「羣盜」的竇建德：

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人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舊唐書本傳）

這些農民及游民軍隊，雖又被地主撲滅了，然而破滅此地主政府（唐代）的王仙芝及黃巢游民無產者農民軍（八七三年起）卻從其腹中孕育一個及農民的游民軍隊，以「不事生業」的寄養子朱溫為首領，如葛從周、霍存、張歸霸兄弟、胡真、朱珍、鄧季筠、黃文靖、李讜、李重允、李唐賓、王虔裕，這一游民集團，都背了農民，降唐將，取地盤，篡奪唐代的政府。（舊五代史卷一、卷十六、十七、二十一）牠的聚斂，甚於唐代（卷三十一），牠的軍隊，

甚于劉勰（卷三十三）。牠是由革命轉為剝削的又一實例。

從五代的割據打出來的宋朝，因一二〇年方臘的暴動及此事前後宋江的橫行，遂不能抵抗金人的侵略。南宋是鎮壓江淮間農民游民蜂起而建立的政權。杜用、李昱、丁順、陳通、張遇、孔彥舟、徐明、楊太，這二十支有名的游民農民軍，變成了南宋政權的犧牲禮品。而我們所崇拜的岳飛，便是鎮壓流寇出身的商人地主的勇將。

三〇七年，東萊王彌以十幾萬流民與石勒合兵。三一年河北流民九萬餘人響應石勒。南陽流民以嚴粲、侯脫為首領歸附劉淵。三一年攻破洛陽。農民所得到的是什麼？是五胡所建的十六國及苻秦、元魏諸封建軍事政權。這是中國流民聯結異族的運動之結局。一二二一年，則有反抗金朝的封建政權的農民游民軍。

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斂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

楊安兒起掠莒密。餘寇蜂起。（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由此次蜂起，孕育出來一支以農家子李全為首領的游民軍，爲了江南的財貨女子，乃歸南宋，成了一個騷擾山東及江蘇一帶的軍閥。

一三四年以後，反抗元朝封建的剝削的游民無產者農民軍，如白蓮會之韓林兒、紅巾軍之僧瑩玉與徐壽輝、販私鹽的張士誠、方國珍、做和尚的朱元璋與農民徐達、土匪常遇春等，到處蜂起。而其中跳出一支尊重士大夫而不愛子女玉帛的游民軍（朱元璋），成就了最專制的王朝。

一六二八年以陝西王嘉胤倡首，王二、王千順、苗美，（橫天一字王），及山西、湖廣、河北、湖北、河南到處蜂起。如滿天星、如張獻忠、如李闖王，都是著名的首領。有的連營數十萬。這些游民農民軍隊所要求的最後一著是什麼？即如李自成（即闖王）一旦奪得多數都市之後，便有帝王的野心：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荊、襄、郢、鄆（長江一帶大都市——陶），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僞吏部侍郎喻上猷薦列。荊州紳士，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李自成已經轉化農民軍爲支配剝削的政權了。這個政權爲滿洲游牧貴族軍所敗。中國農民所得到的是俯首耕田，低眉納稅。

經過無數暴動之後，乃有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這是一個無產者農民政權。這個政權曾實施共產主義。但是

（這個）共產主義是不鞏固的。牠沒有共產主義生產做基礎，所以，生活資料的平等不久便消失了。在其中仍有富的與窮的了。（*Peasant War in Germany*,

pp.175-176.）

這幾句話是說塔波耳派所以失敗的，也可以移來說明太平天國共產集團的失敗。這個政權，因集團中貧富差別之發生，後來腐敗了。

太平天國取得南京以後，從前的朝氣已開始消沉。天王以及楊秀清、韋昌輝，以及天王諸弟，莫不窮奢極欲。而天王與東王北王等內閥又極猛烈。從原始基督教會變爲羅馬教會，從廣西農民軍變到天京的窮奢極欲，這是同一法則的反覆運用。（拙著革命論一四七

所謂同一法則，便是游民無產者所造成或領導的農民軍，由革命轉變為支配剝削；由革命集團犧牲農民無產者而轉變為支配剝削農民無產者的反革命政權，然後底於成功。

三 革命的教訓

歷史的教訓是不可移易的。由上述的教訓，我們決不應對於游民有寄與任何希望的事實。我們應當知道，游民是農民戰爭中最不好的同盟，也是無產者最不好的衛隊與助力。游民是依賴社會以為生計的。他對於任何生產勞動者沒有解放的意識。

在奴隸勞動時代，游民決不求解放奴隸。在羅馬

無產者（游民無產者——陶）關心於保持奴隸制度，

這個事實的表現，可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羅馬的無產者革命的行動，從沒有反對人身所有權制度的原理。奴隸也有時準備著受人使用以鎮壓無產者蜂起。貴族所領導的奴隸對於加右斯格拉可斯指導下的無產者運動，予以致命的打擊。五十年後，馬可斯格拉蘇斯所率領的羅馬無產者平定了斯巴達可斯的叛變奴隸。

(K. Kautsky,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New-

中國也並不是沒有與全國無產者農民革命軍作戰的奴隸軍。例如：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雇農陳涉、游民無產者劉邦、貴族項梁及韓趙魏的後嗣，羣起殺死各地長官，反抗秦朝。秦的政權，一朝崩潰。但是秦竟能臨時組織一軍，相持一年多。這支兵是什麼組織的呢？

周文，陳賢人也。……（陳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闕，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前漢書卷三十一陳勝傳）

奴隸勞動時代，沒有解放奴隸的主張的游民無產者，在封建制度分解以後，也沒有解放無產者即工業勞動階級的要求。勞動者是社會所賴以為生的。游民是賴社會以為生的。游民一遇見金錢的魔法，一接近繁榮的都市，他便把從來與農民無產者的同情及共同行動（如果有的話）忘記了。他是絕對貪污絕對銅臭的連隊。他在被壓迫的時候雖也憎恨富豪，一遇機緣，卻俯受地主商人的驅使。由是，游

民革命集團必然向支配剝削集團而轉變。

這種革命的教訓，在觀察中國今日流氓的發展的時候，是不應當忘記的。流氓散兵決不是無產者農民革命的同盟者。他們到了一定的時機，必然一變而保護私產，聯結士大夫，來求自己的成功。他們第一步雖有社會主義的口頭禪，第二步便踏上支配剝削無產者農民的路。從流氓散兵

所集成的流氓上去討社會主義的出路，是枉然的。

這是我們不應忽視的革命的教訓。

這是十八年五月間在上海幾個學校的演講，撮要寫成的。本來沒有發表的意思，因有些聽講的處所，斷片的在校刊上發表了，故自己寫成發表於此，或可作一對照，又可以把那些記錄內容易引起誤解的詞句辯明，也許不是沒有益處的。

前鋒周報

每逢星期出版
每冊定價三分
預定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創刊號 目錄

發刊詞

中國文藝的沒落

民族主義的文藝

談鋒

一、魯迅先生的遠識

二、符咒與法師

三、生財有道錢杏邨

四、所謂主義的奴才

澤明
雷盛
錦軒

代售處

上海江灣路花園街三九號

光明出版部

